

涩泽荣一——近代银行家的理念

佐野健太郎（自由撰稿人）

涩泽荣一（1840-1931）被称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已经确定在 2024 年日本银行发行的 1 万日元纸币将采用他的肖像作为新纸币的图案。在涩泽的出身地埼玉县深谷市以及与涩泽有着深厚渊源的各地均呈现出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也有很多人前往涩泽荣一史料馆参观。



涩泽荣一（1840-1931）
来源：国立国会图书馆

涩泽史料馆的井上润馆长收到了来自报道相关人员等大量问询。“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普通人都来了解涩泽荣一的绝佳机会。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的时代，涩泽荣一不仅是昔日的伟人，更是一个对现代有着诸多启示的人物，我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一点。”（涩泽史料馆将从 2019 年 9 月起至 2020 年 3 月底临时关闭以进行改建）

涩泽荣一出生于武士之家，从幕末 1867 年至 1868 年间，曾作为德川昭武（1853-1910）率领的使节团随行人员之一，前往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造访欧洲各国。在这次的路途中，他耳闻目睹了欧洲先进的工业与社会制度，这一体验和他儿时研习的《论语》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经济道德合一说”，成为贯穿他作为一名实业家和慈善家一生的巨大基础。

涩泽与银行

涩泽荣一参与了 500 家之多的企业创建与培养，其活动的中心是银行业。1873 年创办第一国立银行时，涩泽担任总监，1875 年就任行长，自那以后直到 1916 年为止，涩泽始终直接参与经营。并且还更进一步在全国普及国立银行制度等，涩泽从金融方面发挥了支撑日本走上现代化的作用。

涩泽从欧洲回国时，时代已经从江户过渡到了明治。

明治初期，日本的纸币制造相关问题的根源在于江户时代存在着约 240 个藩分别发行的 2000 多种纸币。明治政府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由江户的藩发行纸币等切换为新的

纸币制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混乱。为了收拾这种混乱局面，同时也为了防止纸币伪造，政府于 1871 年设立了负责制造纸币的印刷局（现国立印刷局）。次年，涩泽就任第一代局长。

一开始，印刷局在外籍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努力防止伪造，1876 年，为了实现纸币制造的国产化，在现在的北区王子地区建起了造纸工厂（王子制纸公司），次年开始了新纸币的制造。之后，不断推进以水印为中心的防伪技术研发工作，于 1889 年发行的纸币在技术上已经成熟，确立了如今的水印技术基础。在王子地区孕育的纸币水印是不容外传的技术，今天日本纸币的优势，便是在于这一传统技术与最新技术的组合，以及各项高端技术。

在王子地区创办造纸工厂，是因为这里有适合造纸的优质水源和涩泽于 1873 年创办的抄纸公司（王子制纸公司）也在这里的缘故。曾经在大藏省（中央财政部）供职的涩泽深深感到，作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必须用到纸币类印刷用的国产洋纸，报纸和书籍的印刷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便筹建了这家公司。



第一国立银行（1873 年，清水组设计）
照片：公有领域



第一国立银行（1902 年，辰野金吾设计）
照片：公有领域

第一国立银行创建于 1873 年，以政府财政出纳和汇兑业务为中心业务。涩泽于 1875 年就任第一国立银行的第一代行长职务。涩泽考虑通过把业务从“政府”转移到民营交易中心，从而谋求近代金融制度的发展。但是，当时不但几乎没有任何一家现代的大企业，还存在着关东流通金币、关西流通着银币、江户时代的兑换商发挥作用，再加上藩发行的纸币也正在流通的情况，对现代银行的需求本身还非常少。即便如此，面向作为现代化造纸工厂而需要大量资金的王子制纸公司，第一国立银行以抵押贷款的形式给予融资，积极实践放眼未来的发展模式。

在 2015 年 5 月举办的座谈会《北区的近代产业“文艺复兴”——从近世到现代的货币演变》，涩泽涩泽纪念财团研究主干（当时）木村昌人这样介绍了涩泽，“涩泽将银行的作用比喻成巨大的河流。钱就像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水，只要好好地引导，就能成为巨大的河流。通过在必要的地方建起河堤、疏通河道，国家和社会就会变得富裕。”由此可见，涩泽把金钱视作能扩大社会公益的东西。他也曾经指出，“通过改变社会或社会的变化，钱本身的含义和价值也会发生变化。”

涩泽展示了银行的角色

今天在日本的金融市场改革中，正在开展各种行动。

其中之一便是面向机构投资者，于2014年采用了日本版尽职管理守则，在以往的公司治理中加入了“企业长期提升价值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性”。针对这一点，日本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与涩泽的思路相通，也就是追求公益、提倡通过人才与资本的优化促进事业的“合本主义”。另外，前面所说的木村所指出的银行就像是河流，对银行而言，随着人口的减少，银行可以跟地方政府、地区的大学以及NPO等一起，促进地区活化、为地区提供政府支持等，在追求公益和收益的同时，银行应该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银行应该扮演的角色

涩泽促进了银行制度的发展，并带领日本走向现代化，作为一名实践者，他展示了三个主要的视角：银行必须站在长期角度支撑实业；通过资本与人才优化追求公共利益；以及同时实现道德与经济。

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金融机构必须采取有别于重视短期利润或股东利润的做法。近年来，在全球范围，以资金收益为目的的基金等短期资金呈现出增加的趋势，银行有必要与企业共同寻找成长的可能性，在支持新业务及革新过程中，坚韧不拔地发挥重要的作用。

以亚洲为中心的新兴国家引领着今天的世界经济，有理由相信这一倾向将会持续。以新兴国家为中心的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大部分新兴国家都依赖于海外资金。但是，如果不能完善国内的银行制度，或不能提升对健全的国际金融网络的依赖度，毫无疑问，将有可能遭受国际经济巨浪的冲击。

今后，不仅是在国内，同时从认真探索世界经济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的角度来看，重新聚焦涩泽的精神，传播其在今天的有益性，这也应该是日本的义务吧。我们身处的时代不正应该再次去发现重新登场的涩泽荣一吗？

[《日本综述》，2019年5/6月刊，本文经日本综述同意转载。]

佐野健太郎

自由撰稿人
